



(接上頁)研發視作與美國進行零和競爭的一部分,對此您作何回應?

**崔大使:**“中方同世衛組織和包括美國在內各國醫療主管部門充分分享信息。過去兩個多月,兩國元首進行了兩次通話,中國衛健委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多次溝通,兩國疾控中心及專家、醫務人員通過視頻會議等保持着密切接觸,這些全是公開透明的。一些美國公司也正同中方合作開發藥物、探討防護手段及診斷方法等,其中一些公司同我有過溝通。你也可以向這些美國公司瞭解一下具體情況。”

**Ambassador Cui:** "We have made it public, we have shared everything we learn with the WHO and with the medical community of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布朗:** 美國及全球私營部門可以採取哪些步驟和行動來防止世界上兩個最大經濟體脫鈎的趨勢?

**謝淑麗:**我認為供應鏈上的一些多元化,尤其是在醫療設備和醫藥方面是可能發生的,即如何在那些不希望過度依賴任何單一來源的經濟領域增加多元性,以增強供應鏈的彈性。我認為在某種情況下這是不可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在國家安全的議題上,我認爲目前有關國家安全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糅合了經濟競爭力,並且美國已經將國家安全的界定範圍擴展到幾乎所有的中國對美投資。我認爲政策制定者和商業人士應該對此進行嚴肅且深刻的務實考慮。正如胡謔空所言,美國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在於許多美國跨國企業對自身在中國經營的境況感到沮喪。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得到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認爲中國經濟和工業政策中的國家力量已經開始擠壓他們在華經營的空間。如果在發展建設性的對華政策上失去了美國商界的支持,這無疑將影響到美國國內支持中美關係的基礎。

**布朗:**我想問問謝淑麗,前不久你作為共同發起人之一,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以呼籲中美合作,其中提到即使在冷戰期間,美蘇依舊在天花疫情上進行合作。但是當我們審視這樣的合作在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此我提一下近期的一份民調(Harris Poll),其中顯示半數受訪的美國人認爲特朗普總統應該採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而僅有17%的美國民眾傾向於採取更爲溫和的對華政策。在此背景下,從美國政客的角度看,他們有什麼動機來改善對華關係?這並不能爲他們贏得選票。

(Source: screenshot of live?Webinar on Bloomberg New Economy)

**謝淑麗:**這不能使他們贏得選票,但可以拯救生命,我認爲動機在於拯救美國、中國和世界範圍內的生命。陸克文認爲,我們最多也只能期待中美的“技術暫停”,儘管這一情況不容樂觀。但是,我認爲對於當下和未來拯救生命而言,這一暫停將產生重要影響,因爲我們或將迎來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我們必須做好準備。中美兩國國內的民意都朝着非常消極的方向發展。如陸克文所言,美國人真的對中國不滿,這是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但是中國人也對美國非常不滿,因爲當疫情最初在中國國內爆發時,他們沒有聽到任何來自美國的關切。

**C. 美國政治與社會(2020 美國總統大選、移民、創新)**

**布朗:**您在近期的文章中提到,2020 美國總統大選年是美國全球領導力的最後的沙龍(the last saloon),這是什么意思?

**陸克文:**總的來說,作為世界範圍內的大國,中美在這場危機中均引發廣泛關注,它們的全球地位都受到了根本性的打擊。美國的失敗具體表現在美國應對疫情的方面,但是更廣泛地體現在“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戰略,即在世界範圍內提供援助的不足。由於美國是現存的超級大國,因此美國的國際地位所遭受的打擊更大。作為超級大國,美國通過聯合國系統和布雷頓森林體系,G7 與 G20 等機制,主導了當今全球秩序的基本規則。如今這些機制都出現了問題,我們看到在多邊領導上出現了真空,這是因爲現任美國總統並不喜歡多邊領導。他最多只能接受雙邊。事實上他的

“默認設置”是單邊而非雙邊。基于這一點,我認爲今年 11 月的總統大選將是美國全球領導力的最後一次機會。(the last saloon=the last chance)

如果,過去的四年可以帶給我們什麼結論,那便是特朗普不會改變。他希望“使美國再次偉大”,奉行“美國優先戰略”。盟友?再見;世界其他地方?自生自滅去。我認爲這是特朗普

版本的叢林法則。

"Putting America First"  
"Allies,——Good bye"  
"The rest?of the world,  
——Go screw yourself."

(Source: screenshot of live?Webinar on?Bloomberg?New Economy)

如果民主黨勝選,拜登面臨的挑戰是從根本上重建美國國內政治,使其能支撐富蘭克林·羅斯福式的國際主義,從而使美國政界相信在美國領導下的多邊秩序符合美國國內政治的利益,並重建那些在過去幾年里瀕臨奔潰的機制。但是,如果在共和黨或民主黨內這些情況都沒有發生,那麼其他國家將與美國漸行漸遠。

**布朗:**在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中國似乎會成爲一個核心議題,看上去特朗普和拜登都在競爭誰對華更強硬。從不同的美國總統候選人這一視角,您如何看待中美關係的風險?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間,您更傾向於誰?

**崔大使:**“中方從不插手美國國內政治。我們爲什麼要這麼做?我們都搞不清美國國內政治邏輯何在。不過有必要指出,我出使美國 7 年來的一個觀察是,美國人民最關心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計、工作、醫療和子女教育等問題,我不認爲他們希望中國成爲美國國內政治的中心議題。”

**Ambassador Cui:** "We don't want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 don't know why we should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We can not even make a sense of it?And I think, as far as I can see, from my own experience of being here for seven years,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most concerned about is their own daily life, what happened to their lives, their jobs, the education of their kids, medical care, medical insurance, all these things. I don't think they really want to make China the centerpiece of their domestic political debate."

**布朗:**讓我們談談移民問題,昨晚(美國當地時間 4 月 20 日), 特朗普總統在推特上表示,他希望叫停赴美移民。這對於加利福尼亞這樣的州而言意味着什麼?這對於硅谷而言意味着什麼?我們知道那兒有許多極富才華的華人科學家、研究者和企業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正在爲新冠的疫苗和治療而努力。

(補充:美國當地時間 4 月 22 日,特朗普宣佈已簽署了暫停移民入境的行政令。)

**謝淑麗:**特朗普總統和他的一些主要追隨者從最初就持有這一目標。他們希望減少赴美移民,希望在邊境建牆,希望將美國帶回深皮膚移民者來到美國之前的,他們想象中的“美好的舊時光”。但事實上這與美國傳統相悖。使美國偉大的正是移民和才華。包括華人在內的,來自全世界的富有才學的人是近年來美國創新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我們真的想提陞美國的競爭力,我們需要使美國成爲一個吸納人才的國度,無論他們是來自於中國亦或世界其他地方,而非使這些人才擔憂是否會被指控知識產權盜竊(這是特朗普競選綱領中的重要主張之一)。知識產權盜竊的情況確實存在,但是很多時候知識產權的泄漏是在知識研究與合作的過程中自然發生的(共享行爲)。

**布朗:**讓我們談談創新管道和那些支撐美國硅谷的

人才,數十萬中國學生正離開美國並返回中國,以躲避新冠疫情。他們還會返回美國嗎?

**謝淑麗:**這真的取決於美國,也取決於事態的走向。我在中國問題上學習、工作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沒有放棄持續發展一個合作與協調的中美關係的可能。我認爲使中國學生感到害怕而不敢在美國學習,這對美國而言是自我毀滅性的。美國國內的這種反華情緒正在爲美國華人以及在美國的中國人帶來威脅。

**布朗:**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從世界衛生組織撤資的行爲?

**陸克文:**以澳大利亞人的風格看,我將之描述爲至今爲止我所見到的特朗普政府所作出的“最瘋狂的決定”(the most lunatic decisions)。我並不是基于對 WHO 的某種意識形態上的維護。如果我們回顧在過去幾個月內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並考察其中的細節,便會發現在多個層面都負有責任。但是,從長遠來看,儘管 WHO 存在失敗,其能力不足或資金不足則反映出聯合國會員國在過去五年甚至十年內在 WHO 改革問題上的失敗。我在 2016 年曾主持過多邊體系的國際評估,就如何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全球大流行疾病,我們于 2017 年推出了一份專項報告。但其中的任何一條改革建議都未被國際社會採納。因此,我認爲 WHO 需要進行改革,其成員國也需要進行改革。

但着眼于未來,美國單方面從 WHO 撤資,這僅僅是爲了鞏固美國國內共和黨人的一部分選民基礎,卻並未意識到 WHO 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是它們最後的希望。如果疫情真的肆虐非洲、拉美和南亞,撤資體現出美國對此完全不願意負任何責任。

**D. 德國及歐洲視角**

**布朗:**中國正在歐洲推行“醫療外交”,試圖將自身置于負責任大國的位置,這與推卸國際責任的失敗的美國不同。這種敘事在德國和整個歐洲大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胡謔空:**總體上不太理想,但是細節值得關注。有關中國可信度的疑問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指責聲音出現在公開場合。這次疫情很可能是近幾十年來全球面臨的最爲災難性的危機。關於中國醫療設備的質量問題爭議不多,更多的爭議點聚焦於缺乏透明度和其他議題。但最爲突出的問題是對北京方面在此次危機中所採取的具有“進攻性”的外交和宣傳手段的不滿。歐盟方面的高級官員和一些歐洲國家的官員都公開表達了此類觀點,但也有例外(意大利)。

**布朗:**爲了在歐洲重建信譽,中國需要做什么?

**胡謔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爲外國企業在中國經營提供支持,我認爲這正在發生。在過去幾周內,北京陸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與倡議,以確保新冠疫情中的信譽受損和總體風險評估上的損失逐步恢復。我們看到在北京正在確保歐洲的投資方和企業比之前更受歡迎。歐洲正在期待與中國達成一個投資協定,並期待北京能給就中歐關係的長期發展給出明確信號,我認爲這是關鍵。

**布朗:**就德國而言,沒有一個歐洲國家像德國那樣被束縛在中美之間。一方面,德美共享政治民主價值觀,有着更爲密切的安全聯繫;另一方面,德國在諸如氣候變化等議題上或許與中國更接近。你認爲德國會如何選擇?

**胡謔空:**顯然,德國將謀求第三種道路,即轉向歐洲。我們在歐洲範圍內進行了嚴肅討論,內容包括戰略自主和工業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更加獨立,在對華政策上更加統一,以及與美國的關係等。

所以,我們的優先選項是增強歐洲的力量,而非在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之中求生存。但事實上,你剛纔所描述的情況確實

隨處可見。企業在擴大中國市場的同時,還需考慮到新的不確定性和不斷變化的風險評估。但是在政治層面,我們在過去幾個月已經看到,儘管美歐關係存在波折與波動,我們仍然認爲需要加強美歐關係以確保在中國崛起的新現實中更好地生存。因此,在對中國的關注增強同時,歐洲也明確認識到美歐關係應該進一步鞏固而非削弱。

**布朗:**歐盟如何看待中美脫鈎的風險?

**胡謔空:**我們的政策圈對美國的一些立場總體上是理解的,即我們認同華盛頓的戰略評估,但是我們並不認同華盛頓的政策手段,我們的政策目標也與美國不同。所以,人們會聽到歐洲方面在政策目標的基本理念上有一些與美國一致的表達,例如中國是否應該被認定爲市場經濟,對中國出口管制的重新評估,亞投行的合作議題等等,但與此同時我們明確意識到中美脫鈎將會影響到歐洲的利益,包括受損的多邊機制,中美雙方關稅的直接影響,商業活動的不確定性等等。面對潛在的中美脫鈎的風險,歐洲各國都需要重新衡量得失,並管控供應鏈風險。因此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但歐洲的基調是,我們認同美國的戰略評估,但不認同其政策手段,我們不願看到中美脫鈎的長期風險和不確定性。

**布朗:**歐洲是否會從中國撤出?

**胡謔空:**我認同謝淑麗的觀點,即某種程度上會出現從中國撤資的行爲。從總體趨勢看,供應鏈的風險正在許多大型企業總部評估中國戰略時被考慮進去,我們試圖增加供應鏈的多樣化,至少希望與區域內的其他經濟體之間展開更密切的互動。顯然,在醫療供應鏈上存在政策爭議,但是在其他核心科技領域,企業試圖增加自主性,或者至少在戰略主動上更加獨立,我們近期在歐洲內部聽到了不少此類聲音。所以,在企業方面我們將看到一定程度上的從中國撤出,但是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對於許多企業而言在對華戰略上存在自我矛盾。因爲他們也希望進一步擴大中國市場,在繁榮的中國經濟中佔據一席之地。

**E. 世界秩序將走向何方?**

**布朗:**總之,這是白宮破壞美國一手建立起來的全球秩序的最新例證,另一個問題是,中國是否撿起了美國留下的這個爛攤子?我們是否正目睹着一次權力轉移?

**陸克文:**我不認爲我們此刻正面臨着一場權力轉移。在討論國際關係時,人們總是傾向於尋找重大的歷史事件和轉折點,例如蘇伊士時刻標誌着英國的衰落。事實上,這些變化是通過更加漸進的方式展開的。但是我不認爲世界出現了一次重大的權益轉移,是因爲中國和美國都在這次危機中受到了打擊,包括經濟和全球地位等方面。我認爲通向未來的一個更可信的發展趨勢是 G20 甚至是 G20 之外的國家主導有效的多邊國際機制,我將之稱作 Multilateral 7 or M7。這些機制是全球化治理的核心組織,我們需要進行維係、資助並改革,直到我們達到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全球秩序戰略均衡,中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都在其中發揮作用。

(Source: screenshot of live Webinar on-Bloomberg New Economy)

**F. 附錄:2 個線上調研問題**

(1) 全球領導將以怎樣的路徑發展?

- \* 美國恢復全球領導地位
- \* 權力轉移至中國和東方
- \* 中美缺席的多邊主義(36%)
- \* 重回無政府狀態

(Source: screenshot of live Webinar on-Bloomberg New Economy)

(2) 2020-21 年中美關係的圖景如何?

- \* 停戰並抗擊新冠疫情
- \* 美國總統大選後重新接觸(48%)
- \* 徹底“脫鈎”/ 分裂的世界
- \* 修昔底德陷阱式戰爭

(Source: screenshot of live?Webinar on Bloomberg?New Economy)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Celebrate the?World Book Day&?the Earth Day With you all! (Behind the scene...)

